

被放逐在青草地 那是一个冬日 梦恋 总是因果话人生 美在斯 心语 谈养生 我的女性观 村影 茶缘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

储福金

禅院小憩

DANGDAI MINGJIA SANWEN SUIBI XILIE

江苏文艺出版社



储福金

禅院小憩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

江苏文艺出版社

禅院小憩

作者：储福金

责任编辑：黄小初

责任校对：姜文

责任监制：江伟明 孙慧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mm 1/32 插页2 印张7

字数：140,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79-4/I·1099

定 价：8.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被放逐在青草地	1
2	那是一个冬日	4
3	梦归	12
4	梦恋	15
5	总是因果话人生	42
6	掐下一支柏枝	45
7	棋	47
8	琴	54
9	诗	59
10	书	64
11	挂职琐记	68
12	戏剧老乡	78
13	书画老乡	82
14	故乡刻纸	85
15	故乡小镇	88
16	如梦如诉说故乡	91
17	宜兴记忆	94

18	新疆“红二团”	98
19	秀天目	102
20	神农架之行	105
21	禅院小憩	108
22	告别棋赛	110
23	一路平安	112
24	泰国少女	115
25	谈养生	118
26	“炒”什么	120
27	谈好女人	123
28	我的女性观	127
29	村影	133
30	城之梦	144
31	茶缘	158
32	中年的刚柔	161
33	惧怕好运	164
34	与强与弱	167
35	与朋友交	170
36	有感邓丽君之死	173
37	还谈文学	176
38	文学无常	178
39	角度	181
40	追寻与自我之一	184
41	追寻与自我之二	194
42	美善之文	200

43	超越潮流	203
44	想像与现实	207
45	水波上的歌	210
46	又到新春	213
47	重见	216

被放逐在青草地

那片青草地，总是葱翠茂盛：马兰花开的时候，益母草、车前草、灯笼草和一些莫名的小草，都抽出花穗，开出花来。红的、紫的、黄的、喇叭形的、五瓣形的、果条形的，一朵朵，一簇簇，星星点点缀在青草丛中，显得清新悦目。就连带刺的蓟草，也支着那绒球般的白花团，使人有柔和的感觉。

牛，在小沟中吃草。青草地的那条小沟，浅浅的水，静静地流着，湿漉漉的沟边，背阳处，偶尔长着几支半枝莲，牙刷状花穗上排着嫩生生的蓝花。最引人的是蛇莓草，长着殷红的小球般的果子，莹莹可爱，乡下的孩子称它为“蛇果果”。记得中草药书上，载着它的药用功能，可治癌症。但牛儿却不去顾及它，只是扯着水边枝条蔓连的牵藤草，嚼着露在水面的田字草。

牛绳就绕在牛的角上，我抱膝坐在沟边的小坡沿，有时感到乏了，便用右肘撑着地，微微斜着，身下是细铺密集的地锦草，眼前是叶片肥厚的马齿苋。微风轻过，空气中飘着一种青艾的苦香气。四周十分静谧，远处传来

的几声号子，也和小鸟的鸣啭一起融入自然环境，我的心便也沉浸在阳光照拂下的青草地中。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青草地。青草地边还有几座坟墓，早先曾见一座修成草庐模样的，默默中变成圆形的了，这风俗也许与古时先人逝世，结庐三年之说有关吧。但无论墓是草庐形还是圆形，逝者却长眠地下了，就像墓边的几棵柏树一样，不管春夏秋冬的更替，总是那么静谧地站着，青翠翠的。

对于人来说，没有了过去，没有了未来，便是死人的安静；忘却了过去，忘却了未来，则是活人的安静了。

然而，我无法忘却。

只要牵牛走出那片青草地，只要靠近林边茅草搭的牛棚，只要看见在田野阡陌走动的人，我的眼光便低低地垂下，我的心便微微地收缩。

那一年因议论“文化大革命”，我被关在封闭式学习班中两个多月，那一年我在公社礼堂的台上挨批斗，下面的口号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那一年我十九岁。

二十年过去了，我早就回到了城市，那段被放逐在青草地的生活已经远离了我。只有在迷迷糊糊的梦里，依稀幻化着千奇百怪的片断，叫人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在我现今的小说作品中，还从来没有那段生活的直接表现，然而，那段生活连同那一种人生苦痛的体验，那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那一种孤独忍受的力量，在我的潜在心理中，形成一片独特的天地，折射到我的笔下，融化在我所有的作品中。

已近不惑之年，眼下平静细琐的生活，仿佛形成了惯性，就这么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地延续下去，记忆中的那片青草地的色彩却生动而鲜明起来，对那段已逝去的生活，对那段生活中曾经有过的思索，有过的怀疑，有过的觉悟，有过的感受，我有一种怀旧的几乎带点感激的心情了。

有时我也不清楚：真实的那片青草地是不是就如我记忆中的模样。同时我会想到：是记忆中的青草地生活给我传递了艺术信息，还是艺术气息改变了我记忆中的青草地形象？

那是一个冬日

那是一个冬日。我放牛回来，民兵营长在村口候着，说：“有事情找你。”我就跟着他走。那时候，我已习惯听人呼唤。

民兵营长把我带到南头镇卫生院的一个病房里。房里空铺着十二张窄窄的病床，四壁和床上的被面一样，泛着有点发暗的白色。我原以为会见到在西窑学习班审查我的公社公安员的，他那高颧骨白净瘦削的脸，几个月来，常出现在我迷迷茫茫的梦中。

过了一会，大队书记来了。我站起身，他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然后用宣布的口气说：“对你的审查学习班继续开始。”

我有些发呆，一时脑中想不清楚什么，只是点点头。

半年前，我在挖泥炭的工地上，被指挥部叫去，让我斗私批修。起先我还以知青的身份激烈地抗议对我的人身侵犯，很快我就气馁了。我的一个堂侄与生产队长是对立派，被揪成“五·一六”，他交待出我曾议论过的一些话。初下乡时，我血气方刚，也曾当面冲撞过生产

队长。堂侄的交待自然成了我的“罪状”，随后，便抄了我的家，搜出了我与几个好友往来的信件，我便真正地成了罪人，移押到河西孤僻的西窑，在那里审查了两个多月。

放我出西窑的时候，公社公安员曾对我说：“你先回家劳动，听候处理。”

半年来，我并没忘记悬在头上的那支剑，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整日沉默寡言。住斜对屋的农村少女，是我初恋的意中人，一度相依相偎过，从西窑回来后，见了面，也只是互相默默对看一眼。幸亏父亲从上海来，那时审查父亲“叛徒”的问题暂且挂起了。父亲给粮食困难的生产队长送去了在城里积攒换下的一百多斤粮票，登门送礼叙旧。我也就没在大田里做久，先是养鹅，后来放牛。

我和一个老头养的几十只小鹅，大概是焐出了汗，总是长不大，还常死。于是便在端午节前卖了，副业队因此蚀了不少饲料，那头小牛在我手中，常会脱缰跑了，去吃队里的稻。一次偶尔发现它右眼不知何故起了白翳，生产队长猜说是牛绳结抽的。有一阵，我看到“破坏耕牛罪”的字样就有些寒慄。

乡里人都说我撞上了倒霉鬼。幼时我听了鬼的故事，夜里蒙被睡觉不敢露头睁眼。这时我一下子就不怕鬼了。秋收队里在村野坟头场轧稻，我独自一人倚坟在稻草堆上躺着看夜，望着星星点点的夜空，心中只是空空落落的。

半年来，我的意识慢慢已恢复平静，和队里青年男女一起，不避粗俗的说笑。“九·一三”林彪事件后，牌友大队会计偷偷拿来了中央文件给我看，并再三关照不可泄漏，因为我不在传达范围之内。

“我的事不是完了吗？”在西窑学习班，我就学会了在问话中试探。

“怕没那么容易吧？”

大队会计话中拐着弯。以后的一段时间，他总是说忙，没和我搭伙打牌。村上牌风盛，他是牌迷，我和他搭伙总是赢家。

那阶段，我很敏感，略有风言风语，便紧张着，形似笼里白鼠的惊觉，临到大队书记宣布时，我反而麻木了。

“再忆忆，你还有什么没交待的吗？”大队书记的口气还是温和的。

“没有了……那次在西窑，我……”我说得很迟疑。

在西窑，我白天黑夜地苦思冥想，记忆着曾活动在心里的话，究竟有多少和别人说起过，那次公社公安员又来，沉着脸让我继续交待。他来之前，看守人暗暗告诉我，在村里看到我母亲了，从小就是父亲最宠我，为什么不是父亲来呢？

“我都交待了，你们不能搞逼供信。”

突然一股冲动，我就说出了那句话。这以前我一直是认罪到底，说什么应什么的。

公社公安员立时变了脸，拍着桌子说：“冲你这抗拒

态度，我马上就可以去填拘留证，把你铐进监牢去！你相信不相信！”

他充分显示出掌握别人命运的人的权利。我沉默了。以前，我也有过冲动，一旦冲动，再不计利害，有一种横竖横的精神。那晚，我和以往一样感到后悔，怕着由此而产生的恶果，没料想，西窑学习班很快就结束了。

在卫生院当天，谁也没再审我。晚饭的时候，民兵营长拿来一茶缸团子，那是父亲做的。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的心情。二十年前，父亲因高血压病休养在家，但每次运动还是历经磨难。现在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每次离开上海，回身向站在门口的父亲道别时，总要多看两眼，想记住他的形象，心中暗怕此一去或许便是永诀。他却在自己问题一宣布挂起后就赶到乡下来陪我。那天我去十里外的埠头镇汽车站接他，正下着雨，他肩上前后搭着两个沉沉的网兜从长途汽车上下来。随后，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我的肩，在泥泞的乡土道上一步一滑地往村上去。六十多年前，他出生在这里，曾在这里受苦受累受刑受折磨。逃往上海以后，他多少次说过，他再也不想回村上去了。

夜晚，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嗅着被上散着各种药液的杂味，我试探着问睡在旁边床上的民兵营长：“这一次要多长时间？”

“那要看你的态度了。”他声音干巴。过了好一会，又补了一句：“大概不会多久吧。”

我把他的话想了一会：不会长久的学习班还会不会

升级？还有些自忖没吐露过的反动的話，会不会再一次东窗事发？处理会不会随不可知的形势骤变而加重？从西窑开始，我已习惯了脑中许多恐惧的念头纷纷杂杂。到事临头，觉得不管怎样，反正只有去承受了。这样一想，再加村郊卫生院的夜晚安谧寂静，这一夜，我竟睡得很沉。

第二天清晨，吃了早饭，民兵营长把我带出病房，在走廊口见院子里公社副主任在弄一把长柄步枪。这位矮胖胖的公社副主任是镇上人，经常在镇街上走动，我促促地叫了一声，他停下拨枪栓的手朝我看看，算是应了，便把枪递到面前的农村青年手中。后来，他不知对民兵营长说了些什么。民兵营长过来说：“走吧。”我也就出院门听指令向前走。民兵营长和那个背枪的青年就跟我后面。

（堂侄从街上回去，告诉我父亲：他看到我“穿着背褡”被两个扛枪的人押走了。）

那天早晨，天气还算好。田野一片灰褐色，远处村落的房屋上还有一点白线似的残雪。比田埂略宽的乡道上，车轮印、牛脚印、人脚印交叠得高低不平。凹处结着薄冰，凸处冻得梆硬。我穿着一双布棉鞋，一只旧棉鞋的后跟绽了线，走两步便往下掉，开始我停下来拔，后来也就脚顶着鞋头走。一路无言。半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也是这样默默地被押着往前走。不知往哪儿去，也不管往哪儿去。眼前飘带似的一条被月色显白的乡村小道，近村落时，村头传出一声声狗吠。

到公社镇口，有一两个妇女在门里做针线，我提出想缝一缝鞋后跟，民兵营长带了我过去，一个中年妇女很快地递过了针线，我缝鞋后跟的时候，她在问民兵营长话，眼盯着我，后来说：“就这样的鞋走十来里路啊，真正前世作孽。”

我被带到公社食堂后面的一个房间，那里面堆着米粮杂物。民兵营长和我坐在一张长凳上，我感觉到是在等，等什么我不知道。有一些很坏的念头要往外冒，我都不去意识。不时有人贴着窗玻璃朝里张望，外面的声音很杂，有个扩音器响着含糊不清的声音。

慢慢地，外面的人声静了，能听到扩音喇叭传来的口号声。这时，民兵营长朝我看了看，点着我衣领的钮扣说：“你把它解开，会卡喉咙的。”于是我听话地木然解开了钮扣，同时整了整衣襟。我能意识到外面礼堂是在开会。

这段经历，距如今已有整整十八年了。十多年中，我很怕回头去看，偶尔创作构思时，从记忆缝隙中钻出来的也就是这解钮扣的细节。我弄不懂，想来也平常的一个动作，为什么会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

之后，我听清了喇叭里的又一声口号，喊的是“打倒反革命分子……”我就被反托着手臂坐飞机式地很快被推到礼堂的台上去。以后的一切感觉变得很碎。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低着的头，台上正在批判他。批判稿很短，报着一系列偷窃的记录。公社公安员批判我的时候照例背后有人掀起我的头发“示了众”。那一刻，我突

然睁大了眼，我想给自己留下一点印象：台下是一片高耸的手臂，手臂垂下时是一色的通红的农村人的脸。我闭上眼睛，我很希望我能一下子晕过去。平时我总觉得我是很脆弱的，然而我始终在感觉着，迷迷糊糊地感觉着。公社公安员的批判稿很长，批判以我名字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还念了我最早写的一首诗，“一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诗”。后来，堂侄曾告诉我，参加批判会的好些干部都在会后议论：“没想到那么小年纪有那样的学问，会写出那样的诗，听都听不懂。”

领口的钮扣是解开了，喉咙处还有点卡，头垂得发晕，腰背像要断下来，不过肉体的难受，只在初押上台很短的时间中，批判时口号的惊心也只是一瞬间。以后我只是低着头，半熟悉半陌生地听自己的“罪行”。恍惚间，感觉到身后民兵营长抓住我右臂的手松下去，摸了摸我的手心，同时揪住后衣领的手也松了一点。没多久，口号声又剧烈地响起来，台上脚步声有点乱，我旁边的那个小偷被揪跪倒下来，他被判了两年刑，有人在给他铐上手铐。在当时社会，政治罪要比刑事罪分量重得多。我茫然地也等着这一刻。突然喇叭里一声叫：“把反革命分子押下台去！”像上台一样，我又被飞快地推下了台，直冲过了会场走廊，在半途上，有人谩骂着踢了我一脚，等我身子直起，眼睛睁开来时，我已站在了礼堂的大门口。扩音喇叭里传出公社头头缓慢的说话口音。

刚步入少年的我，也曾参加过红卫兵。我从小爱看

书，接受的是几千年传统的宁死不受辱的教育。批斗别人时，我总为台上挨批的人不忍，总想着他们如何有脸再活下去。从礼堂一出来，我便仿佛觉得刚才的经历只是一个迷迷糊糊的梦，只在我意识时，才能肯定那一切是真正地存在过的。我反而有一种承受过了一个痛苦以后的轻松感。

十多年来，到今天，我有时依然还会为一句话、一件事冲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奋争着，似乎绝不容在人格上受到屈辱。平静下来，只要想起旧时的那一段经历，便觉着自己的可笑了：

眼前的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从公社回村上的路走得很快，又回到镇卫生院。近中午时，大队书记来了。他坐下，也摆手叫我坐下。他对我说，对我的学习班就告一段落了。考虑到我是知青，响应主席号召下农村来，党对我的处理是批判教育，批判从严，教育从宽，以后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监督，倘再生三心二意，将新帐旧帐一起算，今日台上判刑的坏分子就是下场……

我一声不响地听了，心中简直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之后，民兵营长和我一起走到镇街，他插进一条巷子到队部去。我也往家里走。

父亲大概听到了我的脚步声，走到门口的石板上站着朝这边望。我加快脚步走过去，走近了，努力露出一笑来，对父亲说：“爹爹，我家来了。”